基于“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探讨从心论治复发性口腔溃疡*

范融阳[1]，许二平[2]，张楠[3]

1. 河南中医药大学豫药全产业链研发协同创新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2.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3.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仲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舌为心之外窍，心通过经脉循行与口舌相连，故心的病变往往能影响口舌，复发性口腔溃疡与心之气血阴阳的关系密不可分，心气充沛、心血充足是口舌功能正常的基本要素之一，心的亏损会导致口腔溃疡的反复发作甚或经久不愈。临证从心论治口腔溃疡应根据痰、湿、瘀、热等病因不同分别使用清心除烦、化瘀解毒法，益气养心、定惊敛疮法，滋阴降火、宁心定痛法，补血宁心、益气敛疮法，助阳敛疮，温通心脉法。同时在治疗口腔溃疡时不能将病因一味归于火热，应详细审查病因，针对病因病机进行治疗，方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复发性口腔溃疡；从心论治；“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5.01.016

中图分类号：R259.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5)01－0090－05

Treatment of Recurrent Oral Ulcers from Perspective of Heart Based on "All Itchy－Pain Sores Belong to Heart"

FAN Rongyang[1], XU Erping[2], ZHANG Nan[3]

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R&D of Yu Medicine Industry Chain,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China 450046; 2.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China 450046; 3.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ongjing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China 450046

Abstract: Tongue is the orifice outside of the Heart, which is connected to the mouth and tongue through the circulation of meridians and veins, so the pathology of the Heart often affects the mouth and tongu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rt's Qi, blood, Yin and Yang and the recurrent oral ulcers. The heart's Qi and blood sufficient is one of the basic elements for the normal function of the mouth and tongue, and the heart's deficiency can lead to recurrent oral ulcers and even long－lasting healing. The treatment of oral ulcers from the Heart should be based on Phlegm, Dampness, blood stasis, Heat and other etiological factors, respectively, using methods of clearing the Heart Fire to relieve restlessness, removing stasis and detoxification, benefiting Qi and nourishing the Heart to relieve alarm and retrain sores, tonifying the blood and calming the Heart to benefit Qi and restrain sores, nourishing Yin and reducing the Fire to calm the Heart and to relieve the pain, to help Yang to astringent sores as well as warming and dredging the Heart meridian. Meanwhile, in treatment of oral ulcers, the cause of the disease should not be attributed to Fire－Heat solely, carefu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etiology of the disease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achieve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Key words: recurrent oral ulcer; treating from perspective of Heart; "All Itchy－Pain Sores Belong to Heart"

复发性口腔溃疡，又名复发性阿弗他溃疡（recurrent aphthous ulcer，RAU），是临床常见的口腔黏膜疾病[1]。临床常表现为舌、唇、颊及上颚周期性出现近似圆形或椭圆形溃疡面。由于溃疡面多疼痛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2274496）

明显，部分患者常出现交流困难、进食障碍，更有甚者因疼痛难忍而出现失眠、焦虑等精神心理症状[2]。此外，由于该病多治疗时缓解，停药后经常复发，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西医在治疗该病时多采用药物含漱或贴敷等局部治疗方法，难以取得长期疗效，临床效果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根据临床表现，本病在多归属于中医“口疮”“口糜”“口疳”等疾病范畴，早在《素问·气交变大论》[3]中即有“岁金不及，炎火乃行……民病口疮，甚则心痛”之论。后世各种治疗思路及方法不胜枚举，而从心论治本病流传已久，且各代医家均有阐释。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4]提到：“手少阴心之经也……腑脏热盛，热乘心脾，气冲于口与舌，故令口舌生疮也。”认为口疮的发生与心脾积热有关；金代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口糜》[5]认为该病是由“心胃壅热”所致；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口齿舌病源流》[6]云：“心热也口糜，口疮多赤。”提出由心热导致的口疮，疮面多色赤等。

1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理论溯源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认为痛、痒、疮等疾病多与心有关。但历代医家对此争议颇多。刘完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诸痛痒疮，皆属心火”[7]的观点，并解释“人近火气者，微热则痒，热甚则痛，附近则灼而微疮”，临证善用连翘、黄芩、黄连等药物清心降火，同时发散郁闭之阳气，治疗疮疡疾病。高士宗在《黄帝素问直解》[8]中提出：“诸痛痒疮，皆属于火；诸热瞀瘛，皆属于心。”后世医家治疗口疮多效仿刘完素从心火论治的诊疗思路，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疗效[9]。这种思路固然有其独特的临床价值，但将该病的病机皆归于心火并不全面。心为藏神之官，痛痒疮等感觉皆由心所出，《类经·藏象论》[10]言：“魄之为用，能动能作，痛痒由之而觉也。”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11]记载：“心寂则痛微，心躁则痛甚。”由此可见，痛痒等感觉与心神有密切联系，“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是否传抄错误并非定论，把痛痒疮的病机归结于心火或者火热有待商榷[12]。宋代太医院编撰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唇口病论》[13]提出：“风毒湿热，随其虚处所着，搏于血气，则生疮疡……若发于唇里，连两颊生疮者，名曰口疮。”首次从虚证论述了口疮的病机，认为患者多由素体亏虚，外感风毒湿热所致；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口疮》[14]中提出：“口舌生疮，固多由上焦之热，治宜清火，然有酒色劳倦过度，脉虚而中气不足者，又非寒凉可治……或补心脾，或滋肾水，或以理中汤或以蜜附子之类，反而治之，方可痊愈。”认为口疮的病机有虚实之分，并详细论述了口疮虚证的病因及治法方药等。本文拟从心之虚实夹杂角度论述口疮的发病机制，以拓宽临床诊疗思路。

2　从心论证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因病机

2.1　心神、气血阴阳与口腔溃疡的关系　《素问·灵兰秘典论》谓：“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不通，形乃大伤。”中医学认为人之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皆由心神统摄，心神充沛，人身脏器方能各司其职。现代研究表明，口腔溃疡的发生与精神心理因素有密切关联，口腔溃疡患者大多在患病前有焦虑、紧张、易怒等应激情绪[15]，而溃疡面的疼痛又反作用于患者的精神心理，导致恶性循环，这也是本病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心神与口疮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心神与气血阴阳的关系又难以分割，如《四圣心源》[16]言：“脾阴左旋而生血，血生则神化……血魂者，心神之初气也。”由此可见，心神本身就是由阴血化生而来的，而因阴血亏损所导致的心神病变在临床上也十分常见[9]。阳气与阴血之间有互为根本的关系，阴血的生成有赖阳气的促进和化生，且心寄君火，统御全身，心阳充沛则心肾相济，君相安位。清代程杏轩在《杏轩医案》[17]中也提到了“养肾阴以济心阳”的说法。若君火暗弱，则相火代君行令，即朱丹溪在《格致余论》[18]中提到的“龙雷之火”，并且论述“相火之气……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认为相火具有耗气扰神的特点。若因情志不遂或饮食、劳逸失度，气血暗耗，心之气血阴阳不足，心神失养，则脏腑官窍的生理功能皆失统摄，从而能够引发形体损伤，疡疮等疾病丛生。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也说明心神与阴阳之间的关系。

2.2　心之阴阳、血脉与口腔溃疡的关系　《素问·痿论》云：“心主身之血脉。”心主血脉，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其一,指心具有推动和调控血液在脉道中正常运行以濡养全身脏腑形体官窍的作用。心主血脉是通过心气和心血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素问·脉要精微论》提到:“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说明气血的盛衰是血脉运行变化及脉象变化的重要原因。若心火亢盛则血热妄行,循经上扰则影响心窍,易引发疮疡;若心之气血虚弱,血行不畅,瘀血阻络,久郁化热,仍能引发疮病[19]。其二,心参与血液的生成过程。《灵枢·决气》言:“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载:“中焦之汁,奉心化赤。”《血证论》中记载:“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即化气,火即化血。”以上二者所言,说明血液的生成与心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焦所化生的水谷精微需要在心阳的作用下方能生成血液,心之阴阳乃是血液生成的物质基础和动力,心之阴阳充沛,则血液化生有源,脏腑官窍方得血液充养;反之心虚阳微,或心阴亏损,血液生成匮乏,官窍失养,就会产生“不荣则痛”的病理变化[20-21]。如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及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均有气血亏虚引发疮疡的记载。《灵枢·脉度》云:“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心主舌。”心通过经脉循行与舌咽相连,舌为心之外窍,故心之病变最易影响口舌。从口疮的发病部位来看,不难分析出其与心的关系[22],心火亢盛、心神逆乱以及心之气血阴阳亏虚均会导致口疮的发生。而《诸病源候论》提出:“心候舌,养于血,劳伤血虚,为热气所乘。”认为口舌生疮为血虚热乘所致,其观点恰与上述医家所言相合。

简而言之,口舌生疮与心之气血阴阳的关系密不可分,心气充沛、心血充足是口舌功能正常的基本要素之一;反之,心之亏损会导致口腔溃疡的反复发作甚或经久不愈。

3　从心论治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基本原则

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因复杂,经历代医家阐述及现代研究,其治疗思路和方法不胜枚举。本文仅以从心论治的角度论证病机和治法,以拓宽诊疗思路。

3.1　清心除烦,化瘀解毒　心与口舌在经络循行上相互连接,心火亢盛则易上炎口舌,且心火亢盛易扰乱神志,导致“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的病变,使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下降,其中就包括口舌生疮甚则迁延不愈。心火过亢煎灼津液,导致血热血瘀,最终形成瘀热互结的局面,使病情错综复杂。临证可见口腔溃疡或糜烂,以舌边尖为多,红肿灼热,疼痛较重,心烦不宁,面赤唇红,口干欲饮,进食困难,小便短黄,舌边尖红,苔薄黄,脉数。治以清心凉血,化瘀解毒。临床可采用泻心汤、导赤散、清营汤等方治疗。常用药物有黄连、郁金、丹参、赤芍、木通、淡竹叶等。

3.2　益气养心,定惊敛疮　《外科精义》[23]载:“小儿失惊,即发口疮。”中医传统情志理论认为,惊多与胆主决断的功能失常有关,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明确提出:“胆者,中正之官也,决断出焉。”清代医家程杏轩也有“气以胆壮,邪不可干”之论。而胆主决断的功能与心神关系密切,《素问·举痛论》言:“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胆主决断的功能需要在心神的主导下才能实现[24]。若先天禀赋不足,心气本亏,心神失养,受到外界刺激时,则易受惊吓,导致心神涣散不收,心神统摄无权,心窍亦会受损,引发口疮。在治疗上除了遵《黄帝内经》“惊者平之”之意,使用安神镇惊定志的药物外,还应补益心气,使正气充足以御外邪。临床可见患者口舌溃烂,疮疡周围灰白或淡红,疼痛不甚,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心悸不寐,短气少言,动则汗出气喘,形体偏胖或极瘦,舌体大有齿痕,色淡,苔薄白,脉虚数或沉细无力。临床上常用方有生脉散、安神定志丸、补中益气汤等,常用药物有五味子、人参、黄芪等。《雷公炮制药性解》[25]载五味子能“益气强阴,除烦热,补虚劳”,其味酸甘,甘能益气,酸能敛疮,善于调节心肾虚证;黄芪,性甘温,《神农本草经》[26]言其“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若兼有烦躁、失眠、多汗等症状可酌情使用牡蛎、酸枣仁、远志等药以养心定惊安神,心神安定则疮疡自敛。

3.3　补血宁心,益气敛疮　血为心所主,若心血不足,不能上达,舌窍失荣,加之六淫侵袭或饮食情志失调,疮疡即生。临床可见患者口腔溃疡散在,以舌边尖居多,溃疡面及周围色白或淡红,疼痛隐隐,反复发作,心悸气短,头昏眼花,甚则昏仆,面色惨淡无华,舌体瘦薄色淡,苔薄白,脉细数无力。心气与心血关系密切,荣则共荣,损则俱损,《医学心悟》有言:“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故治

疗心血亏虚所引发的口疮，应以养血补气为主，兼以宁心敛疮。临床可采用当归芍药散、归脾汤等方。常用药物有当归、白芍、龙眼肉、大枣等。其中当归味辛甘，补而不滞，上达头面诸窍，补益心窍不足之血，《神农本草经》言其“治咳逆上气……诸恶疮疡，金创”。若患者乏力，食欲不振可酌加人参、炒山药、太子参等健运脾气，使心之气血生化有源。

3.4　滋阴降火，宁心定痛　若患者出现口疮难愈，迁延日久，创面周围色红或淡，疼痛时作时止，心悸失眠，五心烦热，潮热盗汗，舌红而瘦，少苔或苔干有裂纹，脉细数，则宜采用此法。《四圣心源》记载：“热者，少阴君火之所化也，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人为心。”心内寄君火，源源不断地为人体提供阳气。若阳热过亢，火热循经上扰口舌，口疮即发，火热日久不去，势必煎灼阴液，阴液不足不能制阳，则口疮反复不愈，治以滋阴清热，宁心定痛之法。临床常用方有天王补心丹、百合地黄汤、黄连阿胶汤、当归六黄汤等。常用药物有生地黄、麦冬、百合、酸枣仁、五味子等。其中生地黄《神农本草经》载其“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日华子本草》称其“治惊悸劳劣，心肺损”；《名医别录》[27]《开宝本草》[28]皆提及生地黄“得麦门冬，清酒良”，麦冬滋补之力强，生地黄凉血之力更胜，两药合用共促滋阴降火，宁心敛疮之功效。此外，该证型患者由于火热蒸迫已久，阴液已有枯竭之象，且阴津为有形之物，难以速生，故用药往往需量大力专，方可快速控制病情，取得成效。若患者脾胃虚弱，不耐寒凉，可酌加太子参、干姜、木香等药，温运脾胃，使阴津得以生化；若患者上热下寒平素手足不温、腰膝酸软可酌情添加牛膝、肉桂等药物以引火下行。

3.5　助阳敛疮，温通心脉　若心之阳气不足，化血无源，抑或无力推动血行，仍会导致心窍失养，引发口疮，临床上可采取温阳通脉的治疗方法。临证可见患者口腔溃烂，溃疡面周围色淡白或青黑，疼痛不甚，疮面难敛，精神萎靡，手足不温，饮食不佳，大便稀溏或无便意，或时有烦躁不安，舌体胖大，舌质淡或青紫，脉沉无力。临床常用方剂有潜阳封髓丹、当归四逆汤、术附汤、干姜附子汤等。常用药物有桂枝、干姜、细辛、炮附子、熟地黄、肉桂等。其中细辛经现代研究证明具有修复疮面、加快愈合的作用[29-30]。若患者心脉不通，阴阳格拒，出现烦躁、口干、舌麻等症状，可添加葱白、桔梗、地龙、牛膝等药，或反佐少量养阴药物，以交通上下，破阴回阳。

4　结语

口舌为心之外窍，心之火热、瘀结、气血阴阳亏虚均能导致口腔溃疡的发生。在治疗上须因证选择方药。《卫生宝鉴·咽喉口齿门》云：“心病口疮，紫桔红苍。”从心论治口腔溃疡应根据痰、湿、瘀、热等病因不同分别使用紫菀、桔梗、赤芍、苍术等药物治疗。《景岳全书·口舌》云：“在各方书多以口病为热证，然其中亦有似热非热及劳伤无火等证，是不可尽归于热，所当察也。”因此在治疗口腔溃疡时不能将病因一味归于火热，应详细审查病因，针对病因病机进行治疗，方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复发性口腔溃疡的病因病机十分复杂，临床上证型也不一而足。由于本病时常复发，而患者起初不以为意，因此患者在接受诊疗时，多已迁延日久，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患者起病之初或因情志不遂或因饮食不节、调摄不慎等，引起气、血、痰、火郁闭导致口疮的发生，病邪日久不去多损正气，引发虚实错杂的病机。抑或患者素体本虚或精神情志不调，则更易感受邪实引发口疮。针对患者体质虚损，在治疗上必然要扶助正气，方能取得较好的疗效。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不仅统摄人体精神思维意识，而且总统脏腑官窍，脏腑官窍的生理功能皆赖心之阳气推动及心之阴血濡养，口舌既为心之外窍，自然首当其冲。现代研究也表明，口腔溃疡的反复发作与精神心理因素及免疫水平低下有明显的相关性[31]。因此在治疗本病时不可忽视心之虚损和心神躁扰的问题，在使用其他治法疗效不理想时，从心论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陈天鸽，王彩云，孙建慧，等. 刘启泉辨治复发性口疮经验[J]. 上海中医药杂志，2020，6(12)：31-34.
[2]李振华，李保双，任顺平. 口疮中医临床实践指南(2018)[J]. 中医杂志，2020，61(3)：267-276.
[3]黄帝内经[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6.
[4]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M].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5]刘完素. 黄帝素问宣明论方[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6]沈金鳌. 杂病源流犀烛[M]. 北京: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21.
[7]苏文.《素问》"痒"字析义[J]. 大众科技,2017,19(7):181 - 182.
[8]高士宗. 黄帝素问直解[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
[9]余欢,何琼燕,段渠. 多维度探析"诸痛痒疮,皆属于心"[J]. 中国处方药,2020,18(10):27 - 28.
[10]张介宾. 类经[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11]王冰.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
[12]徐荣鹏.《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理论与应用研究[D]. 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17.
[13]小儿卫生总微论方[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1.
[14]张介宾. 景岳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
[15]孙凤娟,刘迪昕,林晓萍. 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的心理症状和人格特征分析[J]. 护理学报,2016,23(14):65 - 67.
[16]黄元御. 四圣心源[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17]程杏轩. 杏轩医案[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
[18]朱震亨. 格致余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19]曾元静. 郑钦安诊治心系病症经验研究[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5.
[20]张万仁,孙三友. 谈"阴平阳祕,精神乃治"[J]. 河南中医,1983,13(3):47 - 48.
[21]席卿孜,王丽,刘小可,等. 从"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论粉刺病机与治则[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8,18(76):193 - 194.
[22]梁志刚,李瑞,邓成哲. 从"心"理解"诸痛痒疮皆属于心"[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4):370 - 371.
[23]齐德之. 外科精义[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24]望庐山,卢继东,吴松,等. 浅议《内经》治则"惊者平之"[J]. 时珍国医国药,2015,26(11):2721 - 2722.
[25]李中梓. 雷公炮制药性解[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26]神农本草经[M]. 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27]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28]开宝本草[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29]吕卓,梁韬. 中药合剂治疗豚鼠口腔溃疡的效果[J]. 广西医学,2016,38(4):461 - 463.
[30]李时,陆红. 蜜炙细辛黄柏散联合康复新液治疗气管插管并发口腔溃疡 30 例[J]. 中国中医药科技,2021,28(2):295 - 296.
[31]孙黎飞,刘海军,于广远,等. 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研究[J]. 中国免疫学杂志,2001,17(6):332 - 333.

收稿日期:2024 - 09 - 12

作者简介:范融阳(1995 -),男,河南漯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方剂配伍规律研究。
通信作者:许二平(1962 -),男,河南郑州人,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仲景方药配伍规律机制研究。E - mail:xuerping0371@163.com

编辑:纪彬